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2

德川家康



山田出版社

566224



舒伯特

Franz Peter Schubert



H. W. 1853/14

德川家康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2

主編：梁實秋

著者：吉田與志

譯者：康風雄

出版人：出版風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

電話：三三九一八四一

郵撥：一〇三五二五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印刷：中興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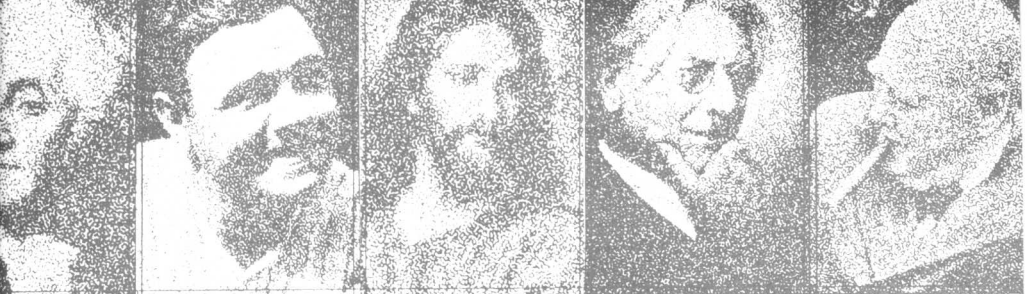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566224



舒伯特

Franz Peter Schub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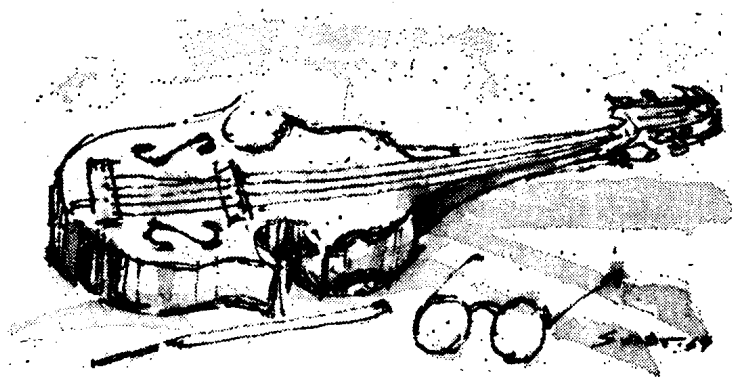
Hwt 53/14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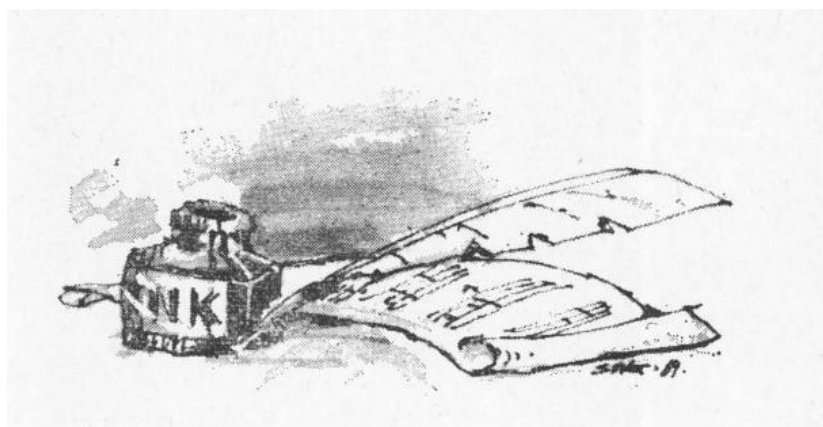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3

舒伯特

少年時期	五
郊外的家	三
黑駒小學	三
家庭音樂會	六
童聲高音	二
康維特學校	六
天使的歌聲	三
變遷	四
泉湧般的音樂	三
情侶	三
『野玫瑰』	八
『魔王』	九



朋友的策略.....	一三
宮廷歌手.....	三三
步入社會.....	三三
匈牙利伯爵.....	一三〇
外出旅行.....	一四〇
星期五音樂會.....	一四七
美麗的四姊妹.....	一五四
早逝的天才.....	一六三
幸福.....	一七〇
「未完成交響曲」.....	一八〇
挫折.....	一八七
「嚮往的星星」.....	一九一
作品發表會.....	一九六
不祥的乾杯.....	二〇一
最後的旅程.....	二〇八
後記.....	二一五
年譜.....	二二五



少年時期

郊外的家

一個秋高氣爽的下午。

有三個少年在維也納郊外的大馬路上匆忙地走着，其中身材最高大的少年用手指着前方說：「就在那裏！」

然後，他們在一幢房子的大門前停了下來。

年紀最小的少年，猶疑了一下之後，率先走進了大門。

他們走到並不很寬敞的院中時，年紀最大的少年向其他兩個少年說：

「你們就是在這兒出生的。」

這三個少年的臉長得很相似，原來，他們是兄弟，年齡分別是九歲、七歲、六歲。

「我記得很清楚，從二樓的窗戶看出去，景色很美。可以看到兩個教會的塔並列着，看起來似乎離這裏很近。」七歲的卡爾說着。

他說完後，九歲的費迪南又接着說：

「對！你以前已經來過一次了，不過，法蘭茲是第一次來。」

「是的。我這還是第一次來呢！我真的是在這裏出生的嗎？」

六歲的法蘭茲雖然對這裏一點印象也沒有，但他好像正在懷念着一些事，抬頭看着眼前的兩層樓房子。他接着問：

「我們是什麼時候從這裏搬到現在住的房子的？」

「在前年，也就是一八〇一年。爸爸常說：『因為現在是新的十九世紀，所以，房子、生活和學校也統統都要新的。』」

三兄弟站着談話的院子，被兩幢建築物圍成「口」形，其中的一幢兩層樓房子，就是他們出生的地方。院子裏的三棵小楓樹的葉子，已經變成了紅色。

由院子能直接上到二樓的外樓梯，扶手上面的油漆已經剝落，可以得到鐵鏽，好像很久沒有人住的樣子。樓梯上的陽臺右邊，有一個、兩個、三個……共五個窗戶排列着。

「你們好！——真難得！你們是舒伯特先生的公子吧？」

突然有人從背後這麼說。三兄弟都吃驚地回頭看。他們發現，在院子另一邊房子的二樓上，有一位胖胖的婦人正笑著看他們三個人。

「有事嗎？是不是爸爸叫你們來的？」——唉呀！那孩子不就是法蘭茲嗎？什麼？已經六歲了？一年級了？真快呀！你們大家都好嗎？爸爸和媽媽也都好嗎？現在你們兄弟一共幾人？五個？那麼多！……是嗎？最小的是妹妹嗎？那小女孩一定也很可愛喔！」

三兄弟可能是有點吃不消這個婦人的嘮叨，所以急忙地從院子走回大馬路上。

「剛才那位阿姨是誰啊？」七歲的卡爾問道。

「那是房東阿姨，我最怕碰到她。——法蘭茲好像很難爲情。」九歲的費迪南回答。

法蘭茲走在兩個哥哥的前面，輕聲唱着歌。他一面用鞋尖踢着扁平的石頭，一面向前走。

在馬路上一面走路一面踢着石頭，似乎是非常危險。但是，這條沒有鋪上柏油的馬路，是在郊外。而且，當時是十九世紀初期，雖然這條馬路屬於首都維也納的範圍之內，但距離城門相當遠。所以，在這條馬路上來來往往的交通工具，頂多是一些郵政馬車、載客馬車和人們所騎的馬匹而已。這天可能是星期日，所以並沒有看到啤酒工廠和燒瓦工廠的載貨馬車。

馬路的另一側，還有不少的空地。

「費迪南哥哥，我們究竟有幾個兄弟呢？假如一個也沒死，一共有幾個？」

法蘭茲突然回頭問了這句話，他可能是想起那位胖阿姨的話了。

「我是第十個，所以，你是第十二個。而且，有兩個妹妹，但只有德麗莎平安地長大。——一共有幾個人，你自己算算看吧！」

七歲的卡爾從旁揷嘴道：

「這樣的話，從大哥哥到費迪南哥哥之間的哥哥們統統死了。然後就是我，我的下面是法蘭茲，最後是德麗莎，現在一共有五個人……。」

卡爾正用指頭數算時，法蘭茲說：

「我知道，如果全部一起算的話，共有十四個人。」

「對！你很聰明。」

哥哥費迪南誇獎了法蘭茲。確實，舒伯特家的孩子們，前後共有十四個兄弟姊妹。

在那個時代，十四個孩子並不稀罕，而且，那時候的孩子，大部分都在還沒長大以前就死了。這可能是那時有關衛生和營養的知識尚未進步的緣故。

因為法蘭茲被哥哥誇獎，所以，卡爾有些不服氣地說：

「是嗎？那麼，伊格那茲大哥哥是最大的，費迪南是第十個，在這中間，共死了八個，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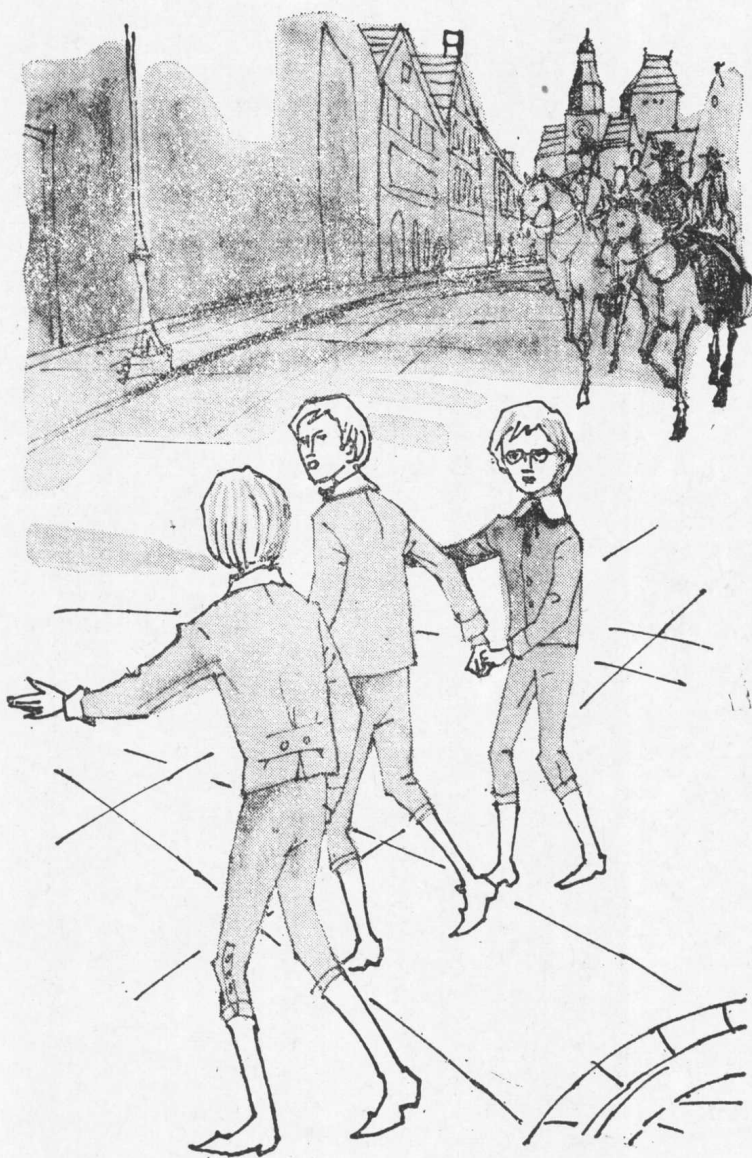
他又開始計算。「唉呀！真麻煩！」他停止了計算說：「喂！法蘭茲，不要發呆了，你看吧！都要走過頭了。」

法蘭茲聽了這句話後，就停止踢石子，往馬路的那一邊看，看到了通到自己家的巷口。

這三個兄弟突然開始奔跑，直接橫越大馬路。前面已經說過，這個地方在首都維也納的郊外；而且那時是十九世紀初。所以，直接橫越大馬路，是沒有危險性的。如果在二十世紀的今天，這麼做就非常危險了。舒伯特所走的這條路，是努斯多福大路，屬於維也納市區，這條路上有「36路」和「D路」兩種路線的市內電車來往。而且，路上有了很多汽車和摩托車。

三個兄弟穿越馬路之後，有一輛兩匹馬拉的馬車駛過。在遠處，也能看到好幾輛馬車。努斯多福大路是當時維也納北郊的中心地，是貫通南北的大馬路。

這時，有五、六個紳士騎着馬走來。因為今天是星期日，而且，也快到黃昏時分。所以，騎馬到北邊森林或維也納森林郊遊的人們，這時正在回家途中。



「看！女人！」七歲的卡爾看到後就叫着。

在紳士們之中，有一個年輕的貴婦人側坐在馬背上，向着南邊，也就是向市區走去。走過這三兄弟身邊的陌生男人，都看着這個婦人說：

「現在的年輕女人真是厚臉皮。」

「那種女人可能就是所謂的十九世紀新女性吧！」

卡爾並沒有注意聽這類的話，他看着夕陽斜照着秋天的北邊丘陵，說道：「那座山真美！」卡爾似乎對繪畫很感興趣。

這時，正在獨自唱歌的法蘭茲說：

「聽說貝多芬住在那裏，是真的嗎？」

費迪南開口道：

「你們兩個少來這一套。」

他雖然是一個普通的少年，却說出這種早熟的話。這時，他突然看到他的朋友從巷口走出來，就對他叫道：「喂！菲利士。」然後，對他的兩個弟弟說，「你們先回去吧！我要和菲利士玩一會兒。」

被哥哥撇在巷口的卡爾和法蘭茲說：

「真是的。如果四點半以前不回家讀書，會挨罵的。」

「啊！艾米和李赫特。」

這兩兄弟也碰到了朋友，所以，似乎也不準備立刻回家。

他們的家——「黑駒館」，就在這條巷子裏。

那麼，現在這三個在回家前想玩一會兒的兄弟，爲什麼突然消失了呢？

現在，我們一同到大馬路上找這三個兄弟吧！他們已經不在大馬路上了。那時候的馬路兩旁並沒有高樓大廈，所以，站在努斯多福大路上，就可以看得到四面八方。但是，仍然看不到他們三人的影子。

這附近一帶，是比較貧窮的地方。如果要問這個郊區叫什麼名字，舒伯特家的三兄弟一定會很得意地告訴你：「這裏是里希登塔爾，人口六千人。」

「雖然這裏是維也納的郊外，但我們仍然算是維也納市民。」

「維也納是神聖羅馬帝國，也就是德意志帝國的首都。在德意志皇帝的統治下，文化非常發達。」

大家可能感到奇怪，維也納爲什麼是德意志的首都呢？它不是奧地利的首都嗎？……沒有錯。當時，奧地利也是德意志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因爲，那時的德意志帝國，是由大大小小德國人的國家所組成的，而且也沒有統一。所以，不久之後就被拿破崙瓦解了。

對外國人而言，稱維也納爲奧地利的首都，是比較容易了解的。所以，當時舒伯特家的孩子們，可以說是德國人，也可以算是奧地利人或維也納人。

當這三個兄弟和朋友一同玩耍時，我們先一起去訪問「黑駒館」。因爲，故事將會愈來愈有趣。所以，我們趕快到「黑駒館」去吧！

黑駒小學

爲什麼叫做「黑駒館」呢？是旅館或餐館嗎？也許是劇院吧？任何人都可能作這種假想。但現在，我們最好回想一下剛才那位胖房東太太說過的「舒伯特先生」這五個字。

從努斯多福大路向西拐進一條巷子裏，就可以找到「黑駒館」，這是一幢普通的房子，並不太大。

在一進門的房間裏，不但有鋼琴，還有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且，也有很多的樂譜。有一對中年夫婦和一個年輕人，圍在桌子旁喝着紅茶。因爲這裏有很多樂器和樂譜，可以看出，這家人一定很喜歡音樂。在隔壁的每一個大房間內，都放了很多張小桌子，正面有一塊黑板，看起來像是學校裏的教室。再過去的房間裏也有黑板和很小桌子，所以，一定也是教室。

原來「黑駒館」是一所小學，雖然看起來很像補習班，但這是一所正式的學校。而且，校長一家人都住在這裏，所以，這裏是住宅兼學校。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戰爭，物價又漲得這麼高，實在是傷腦筋！」

正把鼻煙壺拿到鼻子上嗅的人，就是校長舒伯特先生。一看他的臉就知道，他就是剛才那三個兄弟的父親。他的年紀雖然只有四十歲，但頭髮已經有點白了。

那個時候的歐洲，拿破崙的勢力愈來愈強大，奧國軍隊曾經有好幾次被法國軍隊擊敗。

「是呀！所以，我們把學費稍微提高一些怎麼樣？現在一個月才一格勒登，實在太少了。」